



严峻时刻

长 正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严 峻 时 刻

长 正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石家庄

封面设计：贺保银

严 峻 时 刻

长 正

•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9年7月第1版
197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

统一书号 10086·459 定价 0.26 元

序

工人出身的长正同志，在文化大革命前后，两次到开滦煤矿深入生活，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。他在矿山结交了不少朋友，和煤矿工人一起编过几本反映矿工生活的小册子，自己也写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作品。这本小册子，是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后，从他写的十来篇报告文学中选出来的。

唐山地震是一次罕见的自然灾害，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，在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，唐山人民抗震救灾，重建家园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不朽业绩。

地震的当天，长正同志正在承德市参加一个会议，消息传来，当夜登车启程，次日赶到唐山。在和严重灾害作斗争中，他顶着炎炎的烈日，冒着惊雷暴雨，走遍了开滦矿区的几个煤矿。他和矿工同样有过焦灼不安的夜晚，同样度过欢欣酣畅的日子。在瓦砾堆上，在防震棚里，写出了不少反映煤矿工人抢险救灾、重建矿山的报告。

回首当时的严峻时刻，唐山人民不但与自然灾害

进行搏斗，还要与祸国殃民的“四害”作殊死的斗争。长正亲身经历了这些斗争，又前后几次见到敬爱的华国锋同志，听到华国锋同志亲切感人的讲话。这些都给他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，激励着他要把那些终生难以忘怀的斗争和欢乐幸福的场景纪录下来。但他的这几篇报告，比起开滦煤矿工人战天斗地的大幅战图来，不过是一些片断，甚至可以说是一鳞半爪。连他自己也不满意，不满足。可是，这没什么关系，一滴水见大海，何况一个人的经历，总是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。

震掉一个旧唐山，重建一个新唐山。在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今天，华国锋同志高度赞扬的英勇的唐山人民，正满怀信心，日以继夜地战斗着。长正也又追求新的生活，捕捉新的奇迹。在新的斗争中，期望他取得新的成就。

李满天

1979年2月1日于石家庄

目 录

序	(1)
严峻时刻.....	(1)
顶天立地的人	(24)
特别能战斗的队伍	(53)
攻城不怕坚	(75)
过年	(95)

严峻时刻

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。

夜晚，月色昏黄，天气闷热，地面连点风丝都没有。

开滦唐山矿通风区的副区长王炳文，开完二号回风井工程施工会议，迎着明亮的灯光，沿着矿里的柏油路，往家里走去。他敦敦实实的中等个头，一对锐利有神的眼睛，从上到下，给人一种沉稳而干练的感觉。从他那有力的脚步上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位年过半百的副区长，今天晚上，心情很好。

的确是这样，会散的虽然很晚了，可是会上大家的精气神儿都挺足，因为这是保证唐山矿实现十年宏伟规划的一项重点工程。人们都为十年后实现一个唐山矿变为三个唐山矿的美好远景，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高兴。他从会上热烈欢腾的情景，又联想到今年全矿万名职工，在矿党委的领导下，全年力争生产五百万吨煤炭这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目标，他那患有静脉炎的双腿，好象比往日轻快了好多。

老王一边走，一边想，很快来到天桥下。这时，有一盏明亮的矿灯，迎面而来。在灯光照耀下，王炳文看见一个身穿窑衣，头戴灰色硬质塑料安全帽的老矿工，不由一怔。这是矿区劳动模范、采煤五区的副区长宗爱臣。因为他知道，采煤五区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，这个月要拿下原煤十一万吨。今天一早，矿党委书记杨荫森同志，就在采煤五区的办公大楼参加老宗他们领导班子的整风会议，直到晚上九点才结束。便急忙问道：“老宗，你又要白天黑夜连轴转啊？”

“嚯！是老王啊！咱是大姐莫说二姐，你不是也忙到这般时候吗？”平日不大健谈的宗爱臣，今天居然开起玩笑来了。

“我们做的这‘窑’，跟你们出煤的简直没法比。”王炳文十分诚恳而又带点自谦地说。

“哈哈！一家人莫说两家话。老王，你过分谦虚啦！”

“说真格的，我们真得向你们学呀！月产十一万吨，要没点硬骨头，甬说干，谁敢想啊！”

“唉，哎，”老宗听到这里摇头了，“话不能这么说，要没有你们通风、供水、灭尘，我们一吨煤也抠不出来！”宗爱臣说完，大步赶着下井去了。

王炳文看着这个老矿工，步步登高，走上了天桥，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，油然而生。

他抬头仰望直插星空的竖井架，上面的大天轮，旋转得是那么欢快，中央风井的大扇风机，歌唱的是那么起劲；洗煤楼上，机声隆隆，贮煤仓下，满载煤炭的列车，鸣着高亢的汽笛，向矿外驶去……灯如星河的矿山，使他又想到千米井下，电机车飞驰的大巷里，机组轰鸣的采煤掌上，灯光闪烁的井口旁，奋战在夺煤火线上的一千六百多名阶级弟兄，心情更加激动。

王炳文大步走出矿山的北大门。马路北边，中共唐山市委的办公大楼，有不少窗口还亮着灯；又看马路南边，开滦党委的办公楼，也有不少窗口，同样是灯光明亮。

当他回到自己家里时，楼上的邻居们，早已休息了。他推开屋门，开着电灯，见孩子们已经横躺竖卧地睡了。他伏下身子，给这个头下垫垫枕头，又给那个调理压在胸口上的胳膊。自从前年老伴因病去世之后，老王一直是又当爹，又作娘，忙了外头，还要忙家里。同志们怕他长期下去吃不消，一年前给他介绍了个新对象，可是老王因为在矿上忙着闹翻番，夺高产，一直顾不上举行婚礼。去年年底，唐山矿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，全矿区也实现了翻番，因为老王又投入了制定矿山十年规划的战斗，直到如今，结婚这事，还没来得及纳入他的议事日程哩！难道说老

王不想早办喜事吗？显然不是。他说：“矿上的事，国家的事，比咱急得不知多少倍呐，个人的事儿，还是往后靠靠吧！”

他吃过晚饭，坐在灯下，翻开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。他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，给自己“整风”。

桌上，马蹄表响着。

窗外，夜色茫茫。

王炳文，不顾天气闷热，不顾工作一天的劳累，一字一句地读着，联系实际，细心地领会着精神实质……

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矿上机车的汽笛声从窗外飞来，才使老王感到夜已经深了……

老王躺在床上，听着矿里中央风井嗡嗡的扇风机声，他又考虑：明天一早，进矿头一件事，得研究配合新采区投产，供风给水的问题。

“呜——哇——”

窗外，一阵如牛吼似虎啸、异常奇特的狂风，把王炳文惊醒了。

登时，由远而近，传来一声巨大的轰响。象井下发生冒顶前的大板炮，又似三伏天暴雨将临的大沉雷。接着，大地上下颠簸，楼房跟着左右猛烈地摇晃，老王立刻意识到，这是强烈的地震！

老王纵身跃出窗口，上层的房间已经坍落下来。他往四外一望，眼前的高低建筑，好多倒塌了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几秒钟，来得是那么迅猛，那么出人意外。他痛切地感到：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害降临了。他立时想起，唐山矿千米井下，还有一千六百多名上夜班的阶级弟兄，心头猛一哆嗦，象被刀扎了一下子。他来不及多想，高声向屋里的孩子们喊道：“地震了！你们快从窗口出来！”

老王喊完，转身往矿里飞跑。在他的身后，传来了孩子们焦急的喊声：“爸爸，你快去救奶奶，快去救奶奶呀！”

王炳文，听着孩子们这撕肝裂胆的喊声，可是，他的脚步不但没有停下来，反而向前跑的更快了。难道说，王炳文不牵记自己的家？不挂念自己的亲骨肉吗？当然不是。不过，这个受党培育教养多年的革命干部，想到的却是在这生死关头，哪一个人没有家？又哪一个人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呢？如果自己去救老娘，可能用不了几十分钟，可是再到矿上抢救井下的阶级弟兄，那就晚了。他心里想：“我是共产党从苦海里救活的穷工人，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，不能只顾自己，忘掉了阶级弟兄！”

险情就是命令，时间就是生命。

披雨似的大汗，从王炳文的头上淌下来，他一口

不迭一口地喘着大气，心，象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，这些，并没有使他奔跑的速度减慢一分！他清楚地知道：井下的风，头上的灯，是煤矿工人在井下作业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。按井下保安规程规定，每次停风不许超过半小时。如果一个半小时不给风，瓦斯和其他有害气体，就会急剧增加，空气就会极度稀薄，工人的生命就要受到严重威胁。他已经估计到，这种强烈的地震，给矿山造成的损失，肯定相当大。眼下不仅断电，风机也会遭到破坏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赶快打开井上的风门，使井下形成自然风流，保护井下阶级弟兄安全撤退。

四点刚过，王炳文，风一样地冲进唐山矿的西门。抬头望去，矿党委的办公楼不见了……

他急忙扭过头去，北面，市委和开滦煤矿党委的办公楼也不见了。

灰蒙蒙的天上，阴云密布。

雨，一点一点地洒下来。

井上，被埋在倒塌建筑物下的阶级兄弟在呼救！

井下，已经断电停风，一千六百多名阶级兄弟的生命，危在千钧一发！

怎么办？

焦急的烈火，在王炳文胸中燃烧，他那宽阔的双肩，象压上了万吨矸石。

西门里，值班的二十九名矿山救护队员，已经集结完毕，见副区长老王赶来了，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王副区长，怎么干，你快下命令吧！”

王炳文从大家的面孔上看出，所有在场的人，都已经估计到这场灾害的严重性。这时，一个念头，在他的头脑里闪过：在这紧要关头，自己要挺身而出，大胆指挥。他把拳头高高举在空中，斩钢截铁地喊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是毛主席称赞过的特别能战斗的煤矿工人，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，没吓倒我们，今天，这强烈的地震，也休想难住我们！同志们，我们一部分人抢救井上遇险的工友，一部分人打开井上风门，抢救井下的阶级弟兄，上啊……”王炳文喊着，抄起一把夹钢大斧，带着一支队伍，往风门跑去。

一阵阵余震，在抖动着大地，被毁坏的建筑物，还在哗哗地倒塌，矿山救护队员们在王炳文带领下，迅速将矿内的三道风门打开了。自然风，从这里可以直通井下十二道巷。老王和队员们，手举矿灯，顺着马路眼，一个台阶、一个台阶地往下检查，直到半道巷，没有见到坍塌堵冒的地方，可是，他们都知道，远在距离矿山十四里地以外的西部老风井，还有八道密闭的风门，如不迅速打开，仍然形不成自然风流，还会威胁着井下阶级弟兄的安全。

“快，开车，去老风井。”王炳文把大手一挥，大

声命令道。

“救护车被开着到北京向党中央、毛主席汇报去了。”一个救护队员立即回答。

“那辆有毛病的，还开得动吗？”老王对矿山救护队的车辆，心里有数。

“能发动起来，可是不保险。”

老王知道，打开西部老风井的风门，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时刻，一分一秒，也不能再耽搁。他急切地问道：“谁来开？”

王炳文的话音刚落，只见一个虎彪彪的大个子，挺身站了出来，语气十分坚定地说：“我！”

王炳文认得，大个子姓高，名叫高汉君，是矿上救护队的小队长，有名的业余篮球运动员。便说道：“大高，你不是司机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会开车？”

“报告，老王同志，我摆弄过这玩艺。”

“好！这车，就由你开！”王炳文异常庄重地下达了开车命令。

大高敏捷地跳上驾驶台，脚踩油门，挂上挡，车子通通通地发动起来。

“我们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，也要把风门全部打开！”王炳文飞身上车喊了一声“出发”。

“呜——哇！呜——哇——呜——哇！”

红色的矿山救护车，象一团烈火，劈开重重雨雾，鸣着警报器，以每小时六十公里、八十公里、一百公里的速度，向西部老风井飞驰……

车，越过市总工会，穿过火车站，来到铁道学院的道口，猛烈地抖动了一下，再也不动了。王炳文知道，等待把车修好，时间已经不允许了。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：“同志们！下车，跑步前进！”

救护队员们跳下车来，除了留下一人和大高修车以外，其余的人，跟王炳文冒雨向西部老风井冲去……

西部老风井的八道风门，如同千斤大闸。平时启动它要用绞车，可是眼下，人们手里只有斧头和撬棍。他们打开了门上的铁锁，叫着号，拚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用肩扛棍撬，把它一道又一道地打开了！

王炳文，抓起一把细土面，对准风门，徐徐地洒落下来，土面很快往风门里钻去。队员们一见，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：“自然风流形成了！”

是呀，自然风流形成了，为井下阶级弟兄安全脱险创造了条件。

“滴滴！”

大高修好汽车，正好赶到了。

王炳文和队员们跳上车子，刚刚返回矿里，在晨曦中，见有一个头缠绷带的人，跃过断墙残壁、碎砖

乱石，飞速朝车子奔来。老王眼前一亮，全身的热血，顿时翻滚起来，不由得大声疾呼：“老赵！赵明同志！”

“老王——同志！”来人正是矿党委副书记赵明。老王一跃跳下车来，四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赵明，个头不高，有点干瘦，这个矿工出身的领导干部，平素说话办事都挺干脆，是个精明强干的好带头人。他今年虽然都五十出头了，在采煤掌上，照样和青年工人们一起，在煤堆上滚，在矸石缝里冲。凌晨，他刚刚被人从倒塌的房屋里抢救出来，不顾身上的伤痛和亲人的安危，立时赶进矿来，在矿党委门前，组织起唐山矿抗震救灾指挥部，指挥抗震抢险。他晃着老王的双手，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老王——你干得好！干得对！”

王炳文抑制住激动的心情，刚要向老赵汇报，老赵把手往他面前一迎，关切地说：“炳文同志，我都知道了。你，赶快回家去看看老人，孩子……”

王炳文见老赵自己负了伤，还这么关心别人，心里觉得火辣辣的，眼睛登时湿润了。他的话在嘴边滚了几个过儿，这才说出口来：“老赵，领导的心意，我知道。现在，井下的巷道和设备，是不是被摧毁了？夜班的工友们，是不是已经开始往井上安全撤退？井下的风量，是不是够用？这些问题，都没解决，我，

一步也不能离开。”

老赵见满脸憋直、急得两道浓眉都立起来的王炳文，心里很是感动。他语气低沉地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。”老赵说到这里打了个沉儿，“我们的党委书记杨荫森同志……他遇难牺牲了！”

“嗯！”老王慢慢地垂下了头，泪珠子在眼眶子里转动着，下嘴唇被牙齿咬出了一排鲜红的血印子。这个刚强的汉子，用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悲痛拌着泪水咽进肚子里。

老赵接着对王炳文说：“开滦煤矿党委的负责同志，刚刚脱险就来到矿里，叫我们尽快打开井上风门，全力抢救井下阶级弟兄。你马上准备清点井下上来的人数，了解整个井下的情况，如果一旦发生意外，立即组织力量抢救。”

任务是明确的，担子是沉重的。王炳文挺起厚实实的胸脯，信心百倍的说：“一定按党委的指示办，请领导放心！”说着，他心头又掀起一股热浪，仿佛有一只大手，撑住自己的后脊梁骨。在这不住摇晃的大地上，他觉得脚跟站得更加扎实，抬腿往风门奔去。

王炳文站在大敞着的风门前。阴云在他的头上滚动，雨点在他的背上飘洒。他想着昨晚下井的老模范宗爱臣，想着井下一千六百多名阶级弟兄，心里如同涨潮的海水，千波万浪，层层叠叠，又奔腾起来。